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十八

容城孫奇逢輯　　　　吳　珊

門人韓朞業仝編

宋儒考　　　　　　　梁廷援

胡文昭公瑗

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其先世本長安祖司寇參軍修巳卒葬如臯廬墓因家焉父訥爲寧海節度推官生瑗之故爲海陵人也瑗之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家貧甚

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十年不歸有得家書見尚上平安二字悅而置之弗觀恐有所牽也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敎習創各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貨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之宋仁宗皇祐五年十月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遂居太學遷大理寺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

銀魚袋士由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翼之爲首稱焉年六十有七卒於杭州謚文昭葬烏程之何山諸陽蔡君謨爲墓誌歐陽永叔爲墓表程正叔爲傳子三志康舉進士志寧知永州志正篤學孝友

著不是學
者第一例

羅文質公從彥

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以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仲素者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

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仲素即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於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

滞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論士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衰矣又曰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

三子者知所止也

性無形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三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邪人李侗新安

靜坐是羅第一功課

朱松執弟子禮從之游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何退居室中亦只靜坐相從累年盡得所傳之奧紹興中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無子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學者稱曰豫章先生

論文質

或問人有謂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稱者何如曰非也此正程門指授人敬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也喜怒哀樂未發有何觀聞靜而觀其氣象正是靜而存養此時容不得一念不戒愼一念不恐懼用于無欲故靜亦是這個工夫龜山得兩程子之秘而傳之仲素仲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晦庵一燈相續道接虞廷允執厥中之脈此段關係甚大只爲無可把捉遂起疑端仲素之言

曰中庸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知所止方做得此件工夫

李文靖公侗

李侗字愿中世稱延平先生劒浦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以書謁之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況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篲以供掃除幾年於茲

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役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僩生二十有四歲茲茲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撼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態揉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此僩所

以愿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趣無幾微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倘肯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屛居山川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諷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

既得其本領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應中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焉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為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

然不遊乎心目之間然後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相交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

理一見二似亦後儒

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心者貫幽明通有無論性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一致其可求若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謝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延平云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

是辦又自點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積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建安朱韋齋松與延平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語及延平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其後元晦從延平游延平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曉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

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此了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
今漸能融釋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
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又謂元晦曰
公恁地縣幾年理會得許多道理而商前事那理會不
下道亦無他縣數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
見得悅何閩帥汪應辰來迎將刑與講所疑延平因
往見之至郡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謚文靖
子友直信甫同舉進士信甫仕御史川知衢州提廣
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illegible]

靜坐養心養心正進學也

答問

夜氣之說所以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至牿亡卽夜氣淸若旦晝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

理會分殊廣大中精微也

盡放習氣鞭所不及處自有得處

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
所云見西銘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
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
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
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
為可但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耳
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
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諭應

後少覺門體認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
知覺之効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無惜詳及庶幾
彼此得以自警也
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
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
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
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
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
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

下力真切足

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
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
以今日事勢觀之處此時惟儉德避難更加韜晦為
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
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
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
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養生則道曰忘之養則可於
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

程朱開通處延平實作之合

則與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也若等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着蓋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謝先生確然實於日用處下功夫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槩於此更思看如何惟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

涵養韜晦有閒然否

果然

不應事便宜靜坐

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

此箇氣象爲上下相咻無不如此者這箇風俗如何得變其於此有感焉當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須大段涵養韜晦始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難去流俗遠矣然以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

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心下熱悶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旣出則心下愈明矣靜

此段是勝動

物與氣乘之皆敵也如何得靜

未經歷過

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

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於安者患生於所忽人之常情也

慮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戕戕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

勇於古人所遭患難便可自慰

空蕩蕩地了那麽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那與不學之人何異

若人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以自慰則亦可以少安矣

文公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惜也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跎孤負此翁耳

熹少時亦留意禪學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畢竟佛學無是處

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中無所主宰然不盡與醉夢何異固不可謂之未發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非戒懼慎獨之後焉能有此中和乎愚平以此指授斯翁其所問精深矣

康侯鳳翔千仞諸子可稱鳳毛

胡文定公安國　子　五峰宏附

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　康侯自幼時已有出塵之趣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中進士第靖康初康侯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欽宗毎見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如胡安國者實鮮朱震被召見康侯問出處之宜康侯曰子

發學易二十年此學當素定矣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有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蟣蝨過前何足道哉予發震字也康侯所與游者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程門高第顯道常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康侯罷官僚友餞行呼樂戲以待而楊中立其朝勝留康侯雖萊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閒清座講論不覺日移之云蔡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

學官康侯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康侯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紹興八年卒謚文定子三寅寧宏皆以德學著稱寅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太常丞所著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初以春秋傳列於學宮

宏字仁仲稱五峯先生康侯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仲良於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

振南軒乃所以成南軒也

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所著書曰知言張栻求見仁仲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正孺以語栻栻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受學焉仁仲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仁仲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仕右承務郎

答問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仁仲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

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何如

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殫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為一可以為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曰若身不能與萬物為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將何而能與之為一居正竦然而去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為世俗應酬參天地備萬物

人之所以為道至大也至精也放而至于無窮求野馬日見

爲己蔽交于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長短終不知其所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道克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累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

也聖人不棄術人以變為非達也聖人不忘變人以怨為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乎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為是不中節者為非挾是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正者為善邪者為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遠哉

蔡發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左祀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管家財沒入已無其人矣則向為京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為京黨則其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乎倪生日黨禍由一激而成因禍由黨而變則朋黨一日不息社稷一日不安也然河北賊易削近賊難除要文定之論不禁為之太息

張南軒公栻

栻字敬夫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忠獻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公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峯胡宏五峯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卽位父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敬夫以少年周旋其間以軍事入

奏因退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矣孝宗異其言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敬夫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者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倘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對曰當於犯顏敢諫

中求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未必非斯人也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敬夫閑居累年矣上復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敬夫汰冗補闕籍諸州縣卒伉健者以為用收知江陵府抵境首劾大吏之縱賊捕姦民之舍賊者羣盜遁去卒年四十八元晦與黃幹書曰吾道孤矣敬夫嘗曰學莫先於

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

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個敬治心則不可添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誇勝之爲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之道更須深思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用工消磨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

羽欣只看下學

稀見

學精則所謂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

心本無出入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諍之耳、

倪生曰伊川以宋臣論之曉事又辦事韓范諸公是也辦事不曉事王介甫是也徒曉事而不辦事郎先生之父忠獻公是也受命當征輿尸辱將臥枉曲論又兩言祖厥僨獲矣嗚呼國家用賢可以優

游紫說若夫大廈將兆工師來乎爾時能辦事者愈乎抑徒辦事者愈乎是則詳理者有其本末而蔡務者不廢重輕君子成務必不苟一槩之論也

敬夫立身持論取友親師忠獻之孝子孝宗之忠臣也故其沒也晦翁曰吾道孤矣

東萊文獻世家以理學開浙要于祖德有光晦翁辨其變化氣質其自責可物

呂忠亮公祖謙

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人其先世萊州人徙壽春六世祖夷簡相宋徙開封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止居金華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伯恭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改嚴州教授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衆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請歸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朱文公書碑云宋東萊先生呂伯恭之墓伯恭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

直推與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一日誦孔子
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文
公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說將以
開物成務既困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家范之政
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
周易書說關雎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
景定二年從祀初寧宗嘉泰八年賜諡成理宗二年
改諡忠亮

語錄

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為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為格物

聞見未徵正當以悟為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恐雜務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

淡顏質爾

有以論語是非問者曰公不會看文字答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

用人之道誰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後學讀書求會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
害非爲學自有等級
後生問學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
耳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
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
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
之簡公是公非衆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
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

九思三省爽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于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勢利而下制于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賦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廢則通縱能倒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杜天下之筆乎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六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七

張朏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尚重仝編

張燏

宋儒考朱門弟子

蔡西山公元定　子九峯沉附

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父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天資高承父志聞道甚早于書無所不讀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着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

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使千古之謨𥌓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從文公學折其蕴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游來文公必留數日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季通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

淵而濂閩之緒亦以　起學禁作編管道州季通方宿詣文公所聞之笑謂學者因化性起偽爲得無罪不辭家就道文公與游從十數人餞別蕭寺坐中有太息泣下者而元定容疑資非灑如雍如文公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文公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與元定往復發明云

呂稱叔胡康侯皆以理學世其家而季通能遵父神與之教以教其子若孫其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且沉之于伉傳通經史尤邃于理學卒諡文肅蓋

四世一幟表末章闡闡之盛當不作第二家此神莫不敎其子以干祿之明効大驗也

沉字仲默西山元定仲子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敎出則從晦翁遊晦翁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仲默受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寧宗慶元三年從西山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禮義自怡悅西山歿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

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棄干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相薦用之仲默不得就其文長于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靖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林燎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有四世稱九峯先生諡文正子杭博通經史尤邃于理學理宗紹定初登進

士累官諸王宮學教授疏奏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累遷端明學士參知政事諡文肅

據此處見間有之心不經了沈潛反覆者數十年

書經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

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亾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亾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

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
廼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
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
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
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于書猶化工之妙著
于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洪範皇極序

洪範之數久失其傳西山心得之未及論者非仲默之賢烏能究其蘊而闡厥緒乎可謂不負父師之託矣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

以生萬物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
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

洪範皇極內篇

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
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
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
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
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

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以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也渾渾淪淪而出入

與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兆合之而知其共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非可一言而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延陰陽之精互藏其發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渾淪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

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化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

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畿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黃勉齋榦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志堅思苦文公以其子妻之文公嘗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後遺書曰他時直卿可代仰講授及病革深衣及所著書授之曰吾道之託在此矣直卿剛介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遺力雖暮齡宿疾未嘗一久倦也已相宅兆於山搆數椽其間名其泉曰逝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已學者稱爲勉齋先生

語錄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個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數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

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從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

除去人欲存天理別無條斷身心之方

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言戒懼慎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識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

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决不若是

都了都不是惟是着得不只如

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為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

無朋友之人安知朋友之關係如此

此段見勉齋學力之深所以能

真個無歟猶當加勉豈可一誤便了

朋友者志同而道合者也朋友道絕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雖欲各盡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歎耶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

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
夫子敎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
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揭
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
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
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
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殆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
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
夫子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

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五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陰陽五分而爲老少金木

天地人爲一

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其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

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之原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

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于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

存而中可挑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

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

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敎人者不越乎此矣

黃氏劭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虞廷授受一中而已然中無可把捉湯得之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於是乎中始有所持循矣文王武王周公父子兄弟其所作爲各不同要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各得所謂中焉者也孔子與顏分思孟師弟祖孫其所作爲俱有不同亦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各見其所謂中焉者也迺及周子以無欲繼孔孟不傳之緒而程子以主敬繼周子之緒朱子以窮理繼二程子之緒總不離乎義制事禮制心不失其中焉而已勉齋一眼看透毫無臨得朱子所云他時代仰講席罔已預窺其微矣

李敬子燔　張元德洽　廖子晦德明　葉知道味道　李公晦方子　詹元善體仁　陳安卿淳　御忠簡伯成　徐崇甫僑　輔漢卿廣　楊信齋復　黃商伯灝　石克齋子重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舉進士授岳州教授未赴從文公學公告以曾子弘毅語曰致遠以毅而任重貴弘毅廓之也燔退以弘名齋至官日造士以六經闢射圃習射曰文武兼用古之道也改襄陽不調諸文公所卒業學益深公稱之曰他日任斯道者燔也

以直躬比
顏子便見
顏子之人

學禁嚴人莫敢至熺獨益潛心文公卒敦葬事後南康守請爲白鹿書院長熺與黃幹陳宓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師迹日講切於學學者雲集熺善道有明以爲雖三公九辟不與易也嘗從江西漕帥辟撫洞弦平之判澧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事小大咨焉熺嘗言中庸謂素富貴行乎富貴正以堅志熟仁不令居養移氣體耳又誦古語言分之所止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又言人不必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所及盡其心及物即修業之實故能仕止與

元德出處不苟

通皆若素有學者與黃直卿共稱曰黃李云時朱門高第弟子有淸江張洽元德南劍州廖德明子晦溫州葉味道知道邵武李方子公晦浦城詹體仁元善漳州陳淳安卿之倫洽深取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之語爲窮理之要以王一名齋仕爲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參軍聽獄訟愿款惻怛素狡黠者畢自輸其情所至伸寃抑懲猾胥民甚德之江右提刑辟至白鹿洞書曰是先師之遺也何敢廢招學士講切與舉廢墜而汰其不率教者學

李燔學道愛人之君子

尹彥明不對而出知道未伊川說無避是一流班一流人

興即謝去端平初累召不赴除直秘閣奉祀卒德明學有依據其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酒中路之無告者文公亟稱之昧道與禮部第一方禁學對策本伊川說無避知貢舉胡紘者見之曰必僞徒也黜之卒業武夷學益尊理宗時爲宗學諭輪對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以告末言宣則力賊文勝則意虛幸陛下體察援崇政殿說書帝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事涉於誕也昧道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散者常也有不得其死而

傳徐二君品亦相似

爵結不散者變也伯有得罪而死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理固有之於是為之後則鬼有所歸而和寧此至理也時濟邸事久未雪故以諷三京師趣味道議以為邊境浸虛應援倍難而科罷魄偏將日增民不堪命是先搖其本也罷助貴樂之禍且起矣遷著作郎卒帝悼惜出內帑銀帛賻焉當是時朱門傅伯成景初吏侍郎徐僑崇甫並負天下望語國事深切具帝紀中伯成表裏洞達稱人善不曾已出而疾惡無少借且死暴尸諫疏國事甚切劇

方子于大本所以體仁以愼獨爲主學行　顒識

服拜遺而逝謚忠節僞清苦刻厲倫輩自以爲不及人勸誘剖析理欲爲陳閑邪事盡言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方子故謹純見文公公曰子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因以果名齋平居竟日危坐未嘗傾仄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學問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處有見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擾耳體仁故須遵此問學以存誠愼獨爲主郡人眞德秀從之游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陳淳初得近思錄讀之

陳安卿淳
能有立

志於學會文公來守漳從受學公謂人曰南來吾得
陳淳卒行立而慶源輔廣漢卿深於詩精而通泰溪
楊復信齋精於禮察而遂各著書發明師說行焉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第進士知德化縣以興學
校為本遷太常寺簿論禮教廢闕請勅有司取政和
冠禮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閎等書參訂行之知常州
值荐饑盜賊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
逋欠灝見之蹙然時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
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知筠州已而復論命

主簿兩秩而從其謁闕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徧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移廣東提點刑獄以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文公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文公殁黨禁方厲灝與竝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石子重字君重台州臨海人年十二即刻意爲學晝夜不息十八擢進士第官同安縣丞大旱民饑縣以請糴歲租太守怒檄君重杖主吏君重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係則大民今旦旦無以爲命

縱不能救恐復箝其口乎守怒遣縣官按驗府守蒞
爲不當鬪君重爭甚力郡使者以其事委之行視歸
既榜論錮什之九然後言府于是不得變其說所至
興學校選邑子克弟子員與邦之人皆來裹糧就學
君亟廣其學宮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
成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于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
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
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自律甚嚴自處甚約由賤
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聞

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晚名其室曰克齋朱文公誌其墓

往聞程門弟子多賢朱門似爲少竊以今觀之李通仲默若橋若梓若所稱千人之英萬人之傑者乎直卿歷叙道統直自堯舜湯文孔孟而歸之於朱子此段公論在今日固爲定評然直卿當年何以須知其必如是而遂爲成案乎見道明故確乎不易非揣模臆度之言也其餘諸子各能自立以發明師說儒無遜於程門說者謂程門作師者二人其力自倍亦若所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云爾

陸門弟子

袁正獻燮　沈端憲煥　曹立之建

舒元質璘

袁燮字和叔四明人生而端靜乳媼置盤水其前輒危坐玩視者竟日夜臥醒然匪不陫寧宗初舉進士累官太學正黨禁作失官久之以司封輸對勸帝存此心勤學好問帝曰善好問則明燮曰陛下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暗累秘書監國子祭酒敎諸生以反躬切已忠信篤敬爲道本聞者悚然兼崇政

殿說書禮侍郎忤史彌遠罷奉祠燮初入太學陸九

齡時爲學錄事之而日與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以道

義相切磨後見文安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

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卒謚正獻

楊敬仲志其墓曰和叔之學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

思無爲子甫字廣微少服父訓學以自得爲宗已從

楊敬仲學益深篤舉進士第一爲青田令敬仲勉以

念千里生民之寄甫心識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曰

君天下不可無懼心因枚舉時事可懼者以聞曰可

懼而不之懼大懼至矣出判湖徽衢州治先教化崇
學校日夕訪宜民事力行之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
發廩賑貸提點刑獄勿行部問疾苦決滯獄所至講
說鄉書院於貴溪祠陸文安前後持節江東救荒療
疫全活不可計以直徽猷閣兼福建轉運判召入見
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而因言無逸之義當先
知小民稼穡之艱難卽逸欲之念不生乞力守更化
來求賢若不及之初意兼崇政殿說書爲帝言君德
貴剛洪元帝庶文宗之果斷不用於斥邪佞而用於

逐賢人此其柔也兼中書舍人史嵩之擢尚書不書命出知江州爲御史徐清叟論罷久之與清叟並召清叟辭不赴市言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耿然如清叟宜在朝廷乞趣召累官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即諸生問學講習之益旦夜不倦權兵尚書卒諡正肅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人品高明學造深密務與二陸爲友已從受學內省未安不苟自恕常自晝觀之妄于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舉進士累官

太學錄以所躬行者爲教蚤暮誨誘長貳及同官咸忌之或勸其姑營職事道未可行也燦曰道與職二乎出知婺源判舒州病不廢學卒周益公必大曰叔聊予益友予在位不能進予愧叔聊叔聊不予愧也追贈直華文閣謚端憲

饒餘干有曹建立之者始從陸受學子壽深許之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嘗書講於張宣公已詣南康從朱文公學大悦之實始疑文安語人曰學貴知道而道非一悶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由淺而深由

近而遠庶有造乎測於一悟蘧伯事以趣之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乎於是窮理益精及躬益力事親孝與弟切磋如嚴師有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心所不安必求歸於是而後已急人患難盡其力務其精白無妄當娶婦婦不悅於姑夫之卒無子疾革猶書其牖曰未死一日一日不可自棄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時請其弟廷用吾病甚而學益進此心瑩然無復纖翳就枕未安而沒朱陸更相崇深歎惜之

奉化舒璘元質從張宣公游朱呂講學婺州徒步往
訪敝衣疏食櫛風沐雨交以爲作趣美其也已悅陸
文安學焉袁燮稱其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敬仲
稱其道心融明如熙然陽春云

或問陸門弟子楊敬仲何爲最何獨豈之曰學以躬
行實踐爲主陸門高弟四之克復參之忠恕損之
孝友雍之篤然由之果陽之達求之藝背取其實
德而有適於用非徒言而已也故夫子曰文莫吾
猶人也賜也非爾所及也游有取於自圭之謹言
敬仲以不起意爲宗令人無所把捉然按其所言
亦何能不起意也至誠思無爲小覺未免失言矣
子靜之學豈如是乎求放心先立乎其大自謂讀
孟子而有得也敬仲皆議聖賢乘指經典師心自
是恐不可以爲訓故於敬仲不敢不嚴其辨此亦

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理學宗傳卷之十七終